

■小小说

舞伴

■常全欣

这座小城的夏特别迷人，尤其是晚上。劳动广场位于城中心，是市民纳凉的好场所。这里最吸引人的，是广场中央的露天舞池，男男女女跳着幽雅的舞蹈，成为夏夜广场上的一道风景。三十出头的安琪喜欢跳交际舞。在这里她曾认识了一些舞伴，但后来总不欢而散。一月前的一天，一位二十七八岁、面庞黝黑的高个小伙出现在安琪面前，绅士地邀她共舞。舞曲悠扬舒缓，安琪在乐曲声中轻盈地旋转漫步，甩动裙角，展现身姿。一曲过后，安琪很欣赏小伙子的舞技。

从那以后，他们几乎每天如约来到劳动广场。舞曲响起，小伙子总是向安琪娓娓讲述他来历的种种故事，讲他的喜悦与沮丧、奋斗与失落。但他对自己的职业却守口如瓶，每次谈及，他总是想法躲避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舞步。安琪觉得，小伙子不像以前的几个舞伴不规矩，执著地和这位小伙子跳舞，成了她生活的一种精神寄托。一个周末，安琪早早地来到广场，在舞曲中等待着小伙子的到来。往常，小伙子总是7点半左右伴着广场附近大屏幕电视中的天气预报“渔舟唱晚”音乐来到广场。可今天，快8点半了，他为什么还没有出现？

正当安琪失望地准备回家时，广场一角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。

原来，一位农民工模样的小伙子因制止几名窃贼遭到殴打，腿部被扎了数刀，120正准备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，险些被抢的群众吓得不见了踪影。

安琪猛然发现，受伤的小伙子特别眼熟。这不正是自己在等的舞伴吗？不对呀，为什么今天这身打扮，浑身脏兮兮的？

他是农民工？安琪不敢确定受伤小伙的身份，她实在不敢将受伤小伙与自己的潇洒舞伴联系在一起。为弄清真相，安琪尾随救护车来到了医院。受伤小伙被抬下救护车迅速推进了救护室。安琪在门外见到一位满身泥巴、手里拎着安全帽的中年男人，像是受伤小伙的工友。她上前打听受伤小伙的身份。男人说：“俺俩都是在光明路“幸福家园”干建筑的农民工。今儿下工晚，他一路上嚷嚷着要快点，好早些收拾收拾去跳舞呢。刚走到广场，就看见几个蜚贼在抢一大妈的东西，他这人见不得不平事，上前制止，没想到，唉……”

安琪确信了受伤小伙的身份。她自嘲起来，没看出舞伴竟是……

这位工友反复说受伤小伙期待跳舞的事。安琪不解地问：“你们那么辛苦，他为什么还去跳舞？”

工友说：“噢，让你见笑了。我们嘛，虽然活不体面，但也不是“大老粗”，没素质。他学过舞蹈，从小就想做舞蹈演员，后来家里发生变故，便来工地打工了，但他仍爱跳，还经常教我们呢。对了，我听他说，他和一个女的跳得很合拍，但他一直没说自己的身份，怕人家知道了不和他跳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安琪回想起和小伙子跳舞的场景，是呀，小伙子虽说职业很苦很累，但精神生活很丰富。她脑子里正拼命将农民工小伙和潇洒舞伴的形象合在一块的时候，包里的手机响了。电话是母亲打来的：“琪呀，刚才可把我吓坏了，我在劳动广场差点破财，要不是有位农民工小伙子帮助，我的金耳环就飞了。多好的小伙子呀，可惜我还没向他道声谢谢，也不知道他是谁……”

安琪的眼睛湿润了，她转身朝医院对面的鲜花店走去，买了一束康乃馨，递给了小伙子的工友。安琪说：“明天，我带着他救助的那位大妈来看他，等会请你转告，等他康复后，我们仍在劳动广场不见不散，我永远是他忠实的舞伴……”

■散文

秋天的天空像被清水滤过一般，格外澄澈高远，一碧万顷的天空飘着几朵淡淡的白云。玉米秸已经砍去，昔日茂盛、喧闹的田野上仅剩下棉花和红薯。棉花的绿叶已经枯黑，一个个棉桃在阳光下吐出了白絮。一场霜后，茂密鲜嫩的红薯叶变得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，也变得枯黑，昔日密不透风的红薯地变得疏朗起来，透过红薯秧缝隙，能看到缝隙里藏着的红薯。

该出红薯腾茬种麦了。清晨，太阳还藏在村东边的树林里，很多人便踩着路边草茎上的露珠，拉着架子车，拿着镰刀，扛着抓钩下地出红薯。一地红薯秧纵横交错缠绕在一起，很不好割，须先把红薯根蒂砍断，然后再像卷地毯一样地卷着割。出红薯的工具一般用三齿的抓钩，也有的户套上牲口用犁子犁，用犁子犁比用抓钩出得快，但找牲口要花钱，而且犁烂的红薯也多。

出红薯是个体力活。有的红薯长得比较深，一抓钩下去，抓钩齿子便深深地扎进红薯里。

把红薯拉回家，在当院里堆一大堆。下面的活是挑选，把大的光溜的挑一堆留着下窖，用来留红薯母子或者冬天吃；刨烂的挑一堆，留着

红薯

■唐运华

切红薯片；小红薯头挑一堆，留着煮熟喂猪。接下来的工作是入窖，打开去年用过的老红薯窖，等窖里进入新鲜空气后才能下人，要不然就会下去容易出来难。

红薯收获后，村里半大的孩子，扛着抓钩挎着篮子，就下地溜红薯。溜红薯就是到人家收过的地里，刨遗漏的红薯。刨出的多是只有手指头粗的小红薯，能拿回去喂猪。偶尔能刨出个大的，心里便高兴一阵。如再幸运，有时能碰见整棵红薯，一抓钩能刨出来一串子。

在生产队时，父亲在队里负责使用牲口犁地。当父亲犁已收获过的红薯地时，我们便有特权跟着拾红薯。铁犁深深地插进土地，个别藏在泥土里的红薯便暴露出来，我们便赶紧去拾。

秋天的早晨，阳光透过树叶洒落在大门旁的地上。邻居张爷端着满满一馍盘子馏红薯坐在门口吃，逢见人从门前经过，他便说“吃点”。张爷细细地剥去红薯皮，张开口，一口便吞掉一半。很快，一馍盘子红薯便消失了，馍盘上只留下一小堆红薯皮。

大雪纷飞时，红薯窖上盖有木板、树根、秫秸，天地一片茫茫，雪把

红薯窖全部覆盖了。到半下午的时候，父亲便会扒开红薯窖上的秫秸，掀开树根，让我下到红薯窖拾红薯。外面天寒地冻，窖里却非常温暖。从窖底往上看，飘下来的雪花能落到窖底。

“拾满了！”我在窖底喊。父亲用扁担钩子钩住装红薯的篮子往上提。母亲用压水井里才压出的温水洗红薯。此时暮色已降临，院子里才扫干净后的地面又落满白雪。鸡群抖落身上的雪，站在墙头茬上往枣树上飞，先上树的鸡占据有利位置，狠啄后上来的鸡，鸡群缩着头蹲在结满冰凌的枣树枝上，不一会儿天便黑透了。

我小时候最怕干的活是翻红薯秧。炎炎六月，玉米苗刚没过膝盖，红薯秧已长几尺高。爷爷领着我和二姐去翻红薯秧，所谓翻红薯秧，就是把红薯秧像梳辫子一样翻向同一个方向，不让秧子在土地上扎根。太阳悬在当空，汗水浸湿了衣服，父母给我和二姐定下了任务，每人翻两垄。爷爷蹲在前面不紧不慢地翻，我落在最后面。被我不小心拽断的秧子越来越多，这时我多么渴望谁给我放假，说：“不让你翻了，回家吧。”我在哥哥初中书上找到不翻红薯秧的种植理论，便向父母力争。父母不同



山村小景

张莉 摄

■散文

春的遐想

朱国杰

小水滴溜进人们的口中，甜蜜蜜的。它呼朋引伴地引来了亲密的小伙伴，“滴答，滴答”地弹奏着欢快的乐曲，股股甘泉流进了大地干涸的喉咙，也汨汨流进人们干渴的心田。

从此，天格外地蓝，水格外地清，树木格外地绿，禾苗格外地葱翠。

从此，青嫩的小草探出了毛茸茸的脑袋，惊奇地望着全新的世界；被二月春风剪裁的杨柳，扭动着婀娜的身姿，跳起了轻快的圆舞曲；一身乌黑，双双对对的春燕带着剪刀似的尾巴，从南方跟着春天的脚步远途跋涉而来，衔着春泥，惊掠在我们头顶的上空，辛勤的劳作着，共同携手筑起它们的爱巢。

从此，美丽的村庄上空彻日里响起了杜鹃悠扬的歌声和孩童们清脆的柳笛，唤醒了田野里叽叽喳喳的麻雀和啾啾的虫鸣，还有白

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粉的各式各样的花。

从此，空旷的操场上，垂柳依依的沙颍河畔，飘荡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，还有飞弋在蓝天下各式风筝美丽的靓影，映射着孩子们幸福的脸庞和清脆的欢笑。

从此，农人们闲置了一冬的犁铧翻出了微微润湿的泥土的气息，氤氲中带着淳朴的清新的泥土香味儿，向我们铺展开春耕图的美丽画卷，也诉说着农民朋友一年沉甸甸的希望。

温馨可人的春天啊，我该怎样把你赞美？

惜春的人儿呀，让我们张开双臂吧，用微笑坦然面对生活，去拥抱今年灿烂无比的春天。让我们在春天里播下希望的种子，踏寻春天快乐的足迹，留下人们勤劳的身影，留住春天匆匆的脚步，在我们的心中让青春永驻芳华！

沁园春 剪枝公园

■张瑞德

天下奇秀，
人间仙境，
美不胜收。
赏松柏造型，
风情尤富；
楼阁亭塔，
飞禽走兽。
连理枝前，
夫妻树下，
演绎真情惜奴奴。
母子树，
塑跪乳反哺，
真爱永驻。

曲径石阶通幽，
引观光旅游客无数。
看剪枝艺术，
赏心悦目。
百鸟朝凤，
双龙戏珠。
雄鹰翱翔，
醒狮奔虎，
栩栩如生宛如绣。
迷人处，
凭天工妙手，
一方热土。

三月的风与雨

■李芳君

三月的风儿
从冬季慢慢滑出
坐在桃枝的眉眼上
桃花笑得灿烂
让大地得到舒展
三月的雨儿
随之而来
没有冬的凛冽
没有夏的缠绵
轻轻踏着松软的泥土
我以缓慢的
经久不息的足音
寻找成功的种子
我发现了
三月的风儿
为我吹响成功的号角
三月的泥土
为我张开宽大的胸怀
我不再犹豫
随着三月雨的脚步
扑入泥土的怀抱里
大地告诉我
只要用心耕耘
一切都是丰收的果实